唐書合鈔

郭子儀 子曜 旰 晞 曙 暧 映 晞子鋼 暧子釗 釗弟鏦 銛 釗子仲文 子儀弟幼明 幼明子昕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以子儀貴贈太保追封祁國公子儀長六尺餘體貌秀傑始以武舉高等補左衛長史累歷諸軍使天寶八載於木剌山置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命子儀領其使拜左衛大將軍十三載移橫塞軍及安北都護府於永清柵北築城仍改橫塞為天德軍子儀為之使兼九原太守朔方節度右兵馬使十四載安祿山反十一月

以子儀爲衛尉卿兼靈武郡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詔子儀以本軍東討遂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正月賊將蔡希德陷常山郡執顏杲卿河北郡縣皆爲賊守二月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率師下井陘拔常山郡破賊於九門南攻趙郡生擒賊四千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兵仗數萬師還常山賊將史思明以數萬人躡其後我行亦行我止亦止子儀選驍騎五百更挑之三日至行唐賊疲乃退我軍乘之又敗於沙

河祿山開思明敗乃以精兵益之我軍至恒陽賊亦隨至子儀堅壁自固賊來則守賊去則追晝揚其兵夕襲其幕賊人不及息數日光弼議曰賊怠矣可以戰六月子儀光弼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迴光等陣於嘉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結陣而至一戰敗之斬馘四萬級生擒五千人獲馬五千匹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斬賊守者以迎王師子儀將北圖范陽軍聲大振是月哥舒翰爲賊所敗潼關不守元宗幸蜀肅宗幸靈武子儀副使杜鴻漸爲朔方留後奏迎車駕七月肅宗即位以賊據兩京方謀收復詔

子儀班師八月子儀與李光弼率步騎五萬至自河北時朝廷初立兵衆寡弱雖得牧馬軍容缺然及子儀光弼全師赴行在軍聲遂振興復之勢民有望焉詔以子儀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靈州大都督府長史朔方軍節度使肅宗大閱六軍南趨關輔至彭原郡宰相房琯請兵萬人自爲統帥以討賊帝素重琯許之兵及陳濤爲賊所敗喪師殆盡方事討除而軍半殪唯倚朔方軍爲根本十一月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

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保蒲津時永樂尉趙復河東司戶韓旻司士徐炅宗子李藏鋒等陷賊在蒲州四人密謀俟王師至則爲內應及子儀攻蒲州趙復等斬賊守陴者開門納子儀乾祐與麾下數千人北走安邑安邑百姓僞降乾祐兵入將半下懸門擊之乾祐未入遂得脫身東走子儀遂收陝郡永豐倉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於陣進收倉自是潼陝之間無復寇鈔是月安祿山死朝廷欲圖大舉詔子儀還鳳翔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師於潼水之西與

賊將安太淸安守忠戰王師不利其衆大潰盡委兵仗於淸渠之上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詣闕請罪乞降官資乃降爲左僕射餘如故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蕃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相與誓平國難相得甚好子儀奉元帥爲中軍與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戰於京西香積寺之北王師結陣橫亘三十里賊衆十萬陳於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亂李嗣業奮命馳突擒賊十餘騎乃定回紇以奇兵出賊陣之後夾攻之賊軍大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將張通儒守長安聞歸仁等敗

是夜奔陝郡翼日廣平王入京師老幼百萬夾道歡叫涕泣而言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廣平王休士三日率師東趨肅宗在鳳翔聞捷羣臣稱賀帝以宗廟被焚悲咽不自勝臣僚無不感泣十月安慶緒遣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鬭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摇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卽時大敗僵屍遍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

緒渡河保相州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陳兵於天津橋南士庶歡呼於路偽侍中陳希烈偽中書令張垍等三百餘人素服請罪王慰撫遣之是時河東河西河南賊所盜郡邑皆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天子遣兵仗戎容迎於灞上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由卿再造子儀頓首感謝十二月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上擒偽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勑百僚班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進位中書令九月奉詔大舉子儀與河東節度使李光弼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北庭行營節度李嗣業襄鄧節

度使魯炅荆南節度季廣琛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滑濮節度許叔冀平盧兵馬使董秦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帝以子儀光弼俱是元勲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唯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圍衛州安慶緒與其驍將安雄俊崔乾祐薛嵩田承嗣悉其衆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陣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迫之既戰子儀僞遁賊果乘之及壘門遽聞鼓譟俄而弓弩齊發矢注如雨賊徒震駭子儀整衆追之賊衆大敗是役也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

衛州進軍趨鄴與賊再戰於愁思岡賊軍又敗乃連營圍之進圍相州慶緒遣薛嵩以所乘馬十匹求救於史思明且言禪代十二月思明遣將李歸仁率衆赴之營於滏陽二年正月史思明自率范陽精卒復陷魏州乃僞稱燕王王師雖衆軍無統帥進退無所承禀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城中食盡易子而食二月思明率衆自魏州來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前軍遇賊于鄴南與之接戰夷傷相半魯炅中流矢子儀爲後陣未及合戰大風遽起吹沙拔木天地晦暝跬步不辨物色我師潰而南賊軍潰而北委棄兵仗輜重累積

於路諸軍各還本鎮子儀以朔方軍保河陽斷浮橋有詔令留守東都三月以子儀爲東畿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中官魚朝恩素害子儀之功因其不振媒孽之尋召還京師天子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委以陝東軍事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思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俄而史思明再陷河洛朝廷旰食復慮蕃寇逼迫京畿二年正月授子儀邠寧鄜坊兩鎮節度使仍留京師言事者以子儀有社稷大功今殘孽未除不宜置之散地肅宗深然之上元元年九月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管崇嗣副之令率英

武威遠等禁軍及河西河東諸鎮之師取邠寧朔方大同橫野徑抵范陽詔下旬日復爲朝恩所間事竟不行上元二年二月李光弼兵敗於邙山河陽失守魚朝恩退保陝州三年二月河中軍亂殺其帥李國貞時太原節度鄧景山亦爲部下所殺恐其合從連賊朝廷憂之後輩帥臣未能彈壓勢不獲已遂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肅宗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帝乃引至臥內謂子儀

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四萬疋布五萬端以賞軍子儀至絳擒其殺國貞賊首王元振數十人誅之太原辛雲京聞子儀誅元振亦誅害景山者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代宗即位內官程元振用事自矜定策之功忌嫉宿將以子儀功高難制巧行離間請罷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充肅宗山陵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肅宗所賜前後詔敕因自陳訴曰臣德薄蟬翼命輕鴻毛累蒙國恩猥厠朝列會天地震盪中原血戰臣北自靈武冊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大蒐於岐陽先帝憂勤宗社託臣以家國俾

副陛下掃兩京之妖祲陛下雄圖丕斷再造區宇自後不以臣寡劣委文武之二柄外敷邦教內調鼎飪是以常許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淺言多謬直慮此招謗上瀆冕旒陛下高聽卑察臣不貳皇天后土察臣無私伏以器忌滿盈日增兢惕焉敢偷全久妨賢路自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劍折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跋涉難阻出沒死生所仗唯天以至今日陛下曲垂惠獎念及勤勞貽臣詔書一千餘首聖旨微婉慰諭綢繆彰微臣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寶自靈武河北河南彭原鄜坊河東鳳翔

兩京絳州臣所經行賜手詔敕書凡二十卷咏死上進
庶煩聽覽詔答曰朕不德不明俾大臣憂疑朕之過也
朕甚自愧公勿以爲慮代宗以子儀頃同患難收復兩
京禮之逾厚時史朝義尚據洛陽元帥雍王李适進討
代宗欲以子儀副之而魚朝恩程元振亂政殺裴茙來
瑱子儀既爲所間其事遂寢乃留京師俄而梁崇義據
襄陽叛僕固懷恩阻兵於汾州引回紇吐蕃之衆入寇
河西明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
爲鄉導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循山而
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於盩厔自辰至酉殺

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君上討無所出遂
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出鎭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
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
唯二十騎强取民家畜産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
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上避狄雪涕還京至
則車駕已發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
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
豐王等所向遂護送行在子儀以三千騎傍南山至商
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人招輯亡逸其軍漸
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爲號

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為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為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懼駭而去初光祿卿殷仲卿募兵藍田以勁騎先官軍為遊弈直渡滻民紿虜曰郭令公來虜懼會故將軍王甫結少年夜鼓朱雀街呼曰王師至吐蕃夜遁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潛歸節度使王仲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滻西射生將王撫自署為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東宮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

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奧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翦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洛間者

羯胡構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剋義就戮豈唯天道順助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避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

間幾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噑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經於相土人煙斷絕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到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臯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謂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曹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

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躬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廹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寇盜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唯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越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真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十一月車駕自陝還宮子儀伏地請罪帝駐車勞之曰朕用卿不早故及於此乃賜鐵券圖形凌烟閣是時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方頓軍汾州掠并

汾諸縣以爲己邑乃以子儀兼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觀察使出鎮河中蕃戎旣退僕固懷恩帳下離散是月懷恩子瑒主兵榆次爲帳下將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惟岳以瑒之衆歸於子儀懷恩懼棄其母而走靈州明年九月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邠寧涇原河西以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其關內河東副元帥中書令如故子儀以懷恩未誅不宜讓使堅辭太尉曰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伏奉詔書未允誠懇臣嚮昔之分早知止足今兹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由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紀綱浸壞

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之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汏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由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真王參撤汏之譏受服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兢懼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迹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優詔不許子儀見上感泣懇讓乃止十月僕固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南下京

師大懼子儀出鎮奉天帝召子儀問禦戎之計子儀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帝問其故對曰懷恩雖稱驍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臣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虜寇邠州子儀在涇陽子儀令長男朔方兵馬使曜率師援之與邠寧節度使白孝德閉城拒守懷恩前鋒至奉天近城挑戰諸將請擊之子儀止之曰夫客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部曲緩之自當携貳若迫之是速其戰戰則勝負未可知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果不戰而

退子儀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之禮宴賜隆厚十一月以子儀爲尚書令上表懇辭曰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逖羣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何時復延寵命以臣術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兩宮當茲大任況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

亂大倫德薄位尊雖逃天子之責終負乘致寇復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答詔不允賀曰敕所司令子儀於尚書省視事詔宰相百僚送上遣射生五百騎執戟翼從自朝堂至省賜教坊樂子儀不受復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武德之際太宗為之一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未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流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驟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況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

色清濁不分㶉羊之謠復聞聖代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泯跡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釐革之時因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為此舉以亂圖章圖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微負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敘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手詔答曰優崇之命所以報功摠領之司期於賦政卿入居台鉉出統戎旃爰自先朝累踐多難靖羣氛

於海表凝庶績於天階敏事而寡言君敬而行儉人難
其易爾易其難所以命掌六聯首茲百辟顧循時議僉
謂允諧而屢拜封章懇懷讓挹守淳素之道語政理之
源無待禮成而從德讓宜宣示於外編之史冊遣內侍
魚朝恩傳詔賜美人盧氏等六人從者八人并車服帷
帳牀褥珍玩之具時蕃虜屢寇京畿倚蒲陝爲內地常
以重兵鎮之永泰元年五月以子儀都統河南道節度
行營出鎮河中八月僕固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羌渾
奴刺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下先
發數萬人掠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

重兵繼其後回紇吐蕃自涇邠鳳翔數道寇京畿掠奉天醴泉京師震恐天子下詔親征命李忠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便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光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以禁軍屯苑內京城壯丁並令團結城二門塞其一魚朝恩括士庶私馬重兵捉城門市民由竇穴而遁去人情危迫是時急召子儀自河中至屯於涇陽而虜騎已合子儀一軍萬餘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玉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琮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二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

此誰也報曰郭令公也回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言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亦謝世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報之曰皇帝萬歲無疆回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又使諭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忘之今日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愚也且懷恩背主棄親於公等何有回紇曰謂令公亡矣不然何以至此令公誠存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諫曰戎狄之心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固不敵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衛從子儀曰

適足以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持滿注矢以待之子儀以數十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回紇皆捨兵下馬齊拜曰果吾父也子儀召其首領各飲之酒與之羅錦歡言如初子儀說回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地芥耳其羊馬滿野長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鳴沙羣虜無所統攝遂許諾乃遣首領石野那等入朝子儀還朔方兵馬使白元光與回紇會軍吐蕃知其謀是夜奔退回紇與元光追之子儀大軍繼

其後大破吐蕃十餘萬於靈武臺西原斬首五萬生擒萬人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獲牛羊駝馬三百里內不絕子儀自涇陽入朝加實封二百戶還鎮河中大曆元年十二月華州節度使周智光殺監軍張志斌謀叛帝以同華路阻召子儀女壻工部侍郎趙縱受口詔往河中令子儀起軍討之縱裁絹為蠟書令家僮間道賜子儀奉詔大閱軍戎將發同華將吏聞軍起乃斬智光父子傳首京師二年二月子儀入朝宰相元載王縉僕射裴冕京兆尹黎幹內侍魚朝恩共出錢三十萬置宴於子儀第朝恩出羅錦二百疋為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九月吐蕃寇涇州詔子儀以步騎三萬自河中移屯涇陽十月蕃軍退至靈州邀擊敗之斬馘二萬十二月盜發子儀父墓捕盜未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心知其故及自涇陽將入議者慮其構變公卿憂之及子儀入見帝言之子儀號泣奏曰臣久主兵不能禁暴軍士殘人之墓固亦多矣此臣不忠不孝上獲天譴非人患也朝廷乃安三年三月還河中八月吐蕃寇靈武九月詔子儀率師五萬自河中移鎮奉天是月白元光大破吐蕃於靈武十月子儀入朝還鎮河中時議以西蕃侵寇京師不安馬璘雖在邠州力不能拒乃

以子儀兼邠寧慶節度自河中移鎮邠州徙馬璘爲涇原節度使八年十月吐蕃寇涇州子儀遣先鋒兵馬使渾瑊逆戰於宜祿不利會馬璘設伏於潘原與瑊合擊大破蕃軍俘斬數萬計回紇赤心貢馬一萬匹有司以國計不充請市千匹子儀以回紇前後立功不宜阻意請自納一年俸物充回紇馬價雖詔旨不允內外稱之九年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三千餘里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

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闚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人大恐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强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橫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節

練求精進退求一時淹師老則渕勢分願陛下更詢謀議愼擇名將俾之統軍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河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所不習戰臣請抽壯銳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德宗即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計二千戶給一千五百人糧二百匹馬草料所領諸使副元帥並罷諸子弟女婿

拜官者十餘人建中二年夏子儀病甚德宗令舒王誼
傳詔省問及門郭氏子弟迎拜於外王不答拜子儀臥
不能興以手叩頭謝恩而已六月十四日薨時年八十
五德宗聞之震悼廢朝五日詔曰天地以四時成物元
首以股肱作輔公台之任鼎足相承上以調三光下以
蒙五岳允釐庶績鎮撫四夷體元和之氣根貞一之德
功至大而不伐身處高而更安尚父比呂望之名為師
增周公之位盛業可久殁而彌光故太尉兼中書令柱
國汾陽郡王尚父子儀天降人傑生知王佐訓師如子
料敵若神昔天寶多難羯胡作禍咸秦失險河洛為戎

公能扶翼肅宗載造區夏於國有患勞其戡定於邊有寇籍其驅除安社稷必有於絳侯定羌戎無踰於充國絳臺綏四散之衆涇陽降十萬之虜勲高今古名讋夷狄而勞乎征鎮二紀於茲頃以春秋既高疆埸多事罷彼旌鉞寵在台衡以公柱石四朝藩翰萬里忠貞懸於日月寵遇冠於人臣尊其元老加以崇號期壽考之永養勲賢之德膏肓生疢藥石靡攻人之云亡梁木斯壞雖賻禮加等輟朝增日悼之流涕曷可弭忘更議追崇名位斯極而尊爲尚父官協太師雖爵秩則同而體望尤重歛以袞冕旌我元臣聖祖園陵所宜陪葬式崇表

文終之德象山追去病之數千載如存九原可作冊命
之禮有司備焉可贈太師陪葬建陵仍令所司備禮冊
命賻絹三千疋布三千端米麥三千石舊令一品墳高
丈八而詔特加十尺羣臣以次赴宅弔哭兇喪所須並
令官給及葬上御安福門臨哭送之百僚陪位隕泣賜
謚曰忠武配饗代宗廟庭子曜旰晞朏晤曖曙映等八
人壻七人皆朝廷重官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
辨頷之而已參佐官吏六十餘人後位至將相昇朝秩
貴位勒其姓名於石今在河中府人士榮之史臣裴垍
曰汾陽事上誠藎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

得士心前後遭權倖臣程元振魚朝恩譖毀百端時方擁強兵或方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應詔故讒謗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晁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許國未嘗以危亡易慮亦遇天幸竟免患難魚朝恩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從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方跋扈魏州傲狠無禮子儀嘗遣使至承嗣西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之必持兵衛送其爲財虎所服如此麾下老

將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里居其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代宗不名呼為大臣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二十年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代而主不疑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富貴壽考繁衍安泰哀榮終始人道之盛此無缺焉唯以讒怒詠奏判官戶部郎中張譚杖殺之

物議爲薄

曜子儀長子性孝友嚴謹累從節度府將討破虜有功爲開陽府果毅都尉至德初推子儀功授衛尉卿累進太子詹事太原郡公子儀出征於外留曜治家少長千人皆得其所諸弟爭飾池館盛其車服曜以儉朴自處累遷至太子賓客建中初子儀罷兵柄乃遍加諸子官以曜爲太子少保子儀薨曜遵遺命四朝所賜名馬珍玩悉皆上獻德宗復賜之曜乃散諸昆弟子儀薨後楊炎盧杞相次秉政姦諂用事尤忌勲族子儀之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清光祿卿王宰皆以家人告訐細過相次貶黜曜家大懼賴宰相張鎰力爲庇護姦

人幸其危懼多論奪田宅奴婢懼不敢訴德宗微知之
詔曰尚父子儀有大勳力保乂皇家嘗誓以山河琢之
金石十世之宥其可忘也其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
身歿或被誣構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詔下方已曜
居喪得禮若儒家子服未闋寢疾或勸其如葱雉曜竟
不處口娃中四年三月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
晞子儀第三子少善騎射常從父征伐初以戰功授左
贊善大夫從廣平王收復兩京驍力戰於香積寺陝西
皆出奇兵克捷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從河中
軍亂殺節度使李國貞朔方元帥於絳部以子儀爲河

東關內副元帥鎮絳州時四方擾叛多逐戍帥子儀至
絳誅其元惡其黨頗不自安欲謀翻變晞知其謀遂親
兵四千伏甲以防之常持弓弩夜不解者凡七十日叛
將竟不敢發以功拜殿中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
蕃回紇入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以援邠州與馬
璘合勢大破蕃軍其年冬懷恩誘虜再寇邠州陣於涇
北子儀令晞率步卒五千騎軍左右出西南掩擊之晞
以兵寡不敵持而不戰及至晡賊乘其半濟而擊之大
破蕃虜斬首五千級是時連戰皆捷詔加御史大夫子
儀固讓不受永泰二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大曆七年加

開府儀同三司十二年丁母憂服除加檢校工部尚書判祕書省事建中二年丁父喪持服京城朱泚構逆遣人就第問訊欲令掌兵晞佯瘖噤口不言泚以兵脅之晞終不語賊知其不可用乃止晞潛奔奉天僅而獲免初晞兄曜襲父代國公實封二千戶及曜卒詔曰故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功格上元道光下土積其餘慶垂裕無窮雖嫡長云殂支宗斯盛汾陽諸孫有不承其男前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食實封五百戶曖夙禀義方居忠履孝儷崇銀牓據美金章繼撫先封允宜聽復曖兄檢校工部尚書守太子賓客趙國公晞并弟右

金吾將軍邢國公食實封二百五十戶曙太子左諭德暎等並休有令名保其先業宜允推恩之典以明延嗣之誠其實封二千戶宜准式減半餘可分襲曖可襲代國公仍通前襲三百戶晞可二百五十戶曙可五十戶通前三百七十戶映可二百三十五戶尋又詔尚父子儀男曜曖映曙四人所襲實封各減五十戶以賜郭曜男鍔郭晞男鋼各襲一百戶曜至行在授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從徙還京改太子賓客晞子鋼為朔方節度使杜希全賓佐希全以鋼攝豐州刺史晞以鋼幼弱恐不任邊職貞元七年晞上章請罷鋼官德宗遣中使

召之鋼疑以他事見攝乃單騎走入吐蕃蕃將見鋼獨叛不納畱之筏上流入黃河令歸杜希全得之送赴京師賜鋼自盡晞亦坐子免官明年復授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貞元十年卒贈兵部尚書晞次子鈞鈞子承嘏別有傳

曖子儀第六子年十餘歲尚代宗第四女昇平公主拜駙馬都尉試殿中監封清源縣侯時昇平年亦與曖相類大厯中恩寵冠於戚里歲時錫賚珍玩不可勝紀大厯十三年有詔毀除白渠水支流磑磑以妨民溉田昇平有脂粉磑兩輪郭子儀私磑兩輪所司未敢毀徹公主見代宗訴之帝

謂公主曰吾行此誥蓋爲蒼生爾豈不識我意耶可爲
衆率先公主即日命毀由是勢門碾磑八十餘所皆毀
之暧檢校左散騎常侍建中末公主坐事留之禁中暧
亦不令出入既而朱泚之亂不知車駕幸奉天爲賊所
逼欲授僞官暧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兄曙弟晤及昇
平公主皆奔奉天德宗嘉並釋前咎待之如初復錄昇
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進金紫光祿大夫賜實封五百戶從幸梁至
山南改太常卿同正員貞元三年襲代國公貞元中帝爲皇孫廣
陵郡王納暧女爲妃暧貞元十六年七月卒年四十八贈尚
書左僕射昇平公主元和五年十月薨贈虢國大長公

主諡曰懿廣陵王即位爲憲宗皇帝妃生穆宗皇帝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尊郭妃爲皇太后詔曰追遠飾終先王令典況積仁累義事已顯於身前祥集慶傳福遂流於天下式光盛德爰舉徽章尊親親於是乎在皇太后父贈尚書左僕射曖克荷崇構有勞王家及本於生知英華發於事任實修一德歷仕三朝遂此泰年屬有大難畢力甚獨忘軀即戎忠貞之節國史明備才高望洽是膺沁水之祥德厚流光乃啟塗山之祚肆予小子獲纘大業未展定中之命敢緣褒紀之恩俾繼維師用光縟禮可贈太傅曖子釗鏦銛四子備釗鏦銛鑄襲封

贈代宗朝累歷司農卿君父璧建中三年冬舒王誼爲淮西山南諸道大元帥以贈檢校左庶子爲元帥府都押牙京城亂從幸山南轉太府卿隨駕還京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德宗幸奉天贈方領家兵獵苑北聞難往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霖雨塗潦衞兵或異語帝召謂曰朕不德而苦公等宜執朕送朱泚以謝天下諸將皆感泣曰願死生從陛下時贈與功臣子李昇華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曰南行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挾帝馬許之帝還贈擢金吾大將軍除並爲禁軍將軍贈終郴國公貞元末卒

劍偉姿儀身長七尺方口豐下沉默寡言尚昇平長公主代宗朝劍爲外孫恩寵踰等起家爲太常寺奉禮郎德宗朝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初爲左金吾衛大將

軍充左街使九年十一月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充邠寧節度使數歲檢校戶部尚書入爲司農卿釗大勲之後姻聯戚里而謙和接物恭愼自持居家臨民無驕怠之色無奢侈之失士君子重之十五年正月憲宗寢疾彌旬諸中貴人秉權者欲議廢立紛紛未定穆宗在東宮心甚憂之遣人問計於釗釗曰殿下身爲皇太子但旦夕視膳謹身以俟又何慮乎迨今稱釗得元舅之體穆宗即位冊皇太后南內推崇外氏以釗兼司農卿未幾檢校戶部尚書充河陽三城懷節度使歲中換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釗歷踐藩鎮以汾陽曾

有材能選用不獨憑椒房之勢所莅簡約不撓其俗自理敬宗即位尊郭太后爲太皇太后徵釗爲兵部尚書兼檢校尚書左僕射明年出爲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文宗即位加司空大和三年冬南蠻陷嶲州遂寇西川杜元穎失於控禦蠻軍陷成都府外城朝廷未暇除帥乃以釗兼領西川節度蠻軍已寇梓州諸道援軍未至川軍寡弱不可令戰釗致書於蠻酋領嵯巔責以侵寇之意嵯巔曰杜元穎不守疆場屢侵吾圉以是修報也與釗修好而退朝廷嘉之授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與南詔立約疆埸不擾以疾求代四年入爲太常

卿檢校司徒十二月在道卒詔贈司徒子仲文仲辭子仲文仲恭仲辭

鏦字利用毋昇平長公主大厤貞元之間恩禮冠諸主順宗在東宮以女德陽郡主尚鏦時鏦與公主年未及冠郡主尤爲德宗之所鍾愛故鏦之貴寵焜燿一時順宗即位改封德陽爲漢陽公主鏦累官至衛尉卿駙馬都尉改殿中監穆宗即位鏦爲叔舅改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左街使擢檢校國子祭酒自景龍後外戚戚多爲檢校官不治事宰相薦其才不當以外戚廢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城南有汾陽王別墅林泉之致莫之與比穆宗嘗遊幸之置酒極歡而罷賜鏦甚厚

俄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充閑廄宮苑使從容貴位三十餘年而椒房之寵國舅之恩近代以來無有其比而鏦恭遜虔恪不以富貴驕人士無賢不肖接之以禮由是中外稱之長慶二年十月卒贈尚書左僕射仍以其弟銛代鏦爲太子詹事充閑廄宮苑使銛性和易累爲殿中監尚西河公主代鏦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廄使長慶三年暴卒太后遣使按問發疾狀久乃解初西河主降沈氏生一子銛無子以沈氏子嗣

仲文大和末爲殿中少監開成初詔仲文襲父太原郡公制下給事中封敕奏曰伏準制書贈司徒郭釗嫡男仲文襲封太原郡公者臣近訪知郭釗妻沈氏公主之

女代宗皇帝外孫有男仲辭已選尚主仲文不合假冒
自稱嫡子若仲文承嫡即沈氏須黜居別室仲辭不合
配尚貴主伏以郭仲文尚父子儀之孫太皇太后之姪
戚里勳門無與儔比婚姻嫡庶朝野具知奪宗之配實
玷風教且仲文仲辭既非同出襲封尚主不可並行伏
請付臺勘當詔曰以萬年縣尉仲辭襲封仲文落下以
太皇太后姪不之罪尋以仲辭爲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襲封太原郡公尚饒陽公主又仲
辭兄詹事府丞仲恭爲銀青光祿大夫尚金堂公主
郭幼明尚父子儀之母弟也性謹愿無過不工武藝善

賓客欽識居家御衆皆得其歡心以子儀勲業累歷大卿監大麻八年卒贈太子太傅

子昕肅宗末爲四鎭留後自關隴陷蕃爲虜所隔其四鎭北庭使額李嗣業荔非元禮皆遥領之昕阻隔十五年建中二年與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俱遣使於朝德宗嘉之詔曰四鎭北庭統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已來相次率職自關隴失守東西阻絶忠義之徒泣血相守愼固封略奉尊朝法皆侯伯守將交修其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節度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護四鎭節度留後郭昕可安西大都護四鎭節度使其將

吏已下叙官可超七資李元忠本姓曹名令忠以功賜姓名時昕使自回紇歷諸蕃部方達於朝又有袁光庭者爲伊州刺史隴右諸郡皆陷光庭堅守伊州吐蕃攻之累年兵盡食竭光庭先刃其妻子自焚而死因昕使知之贈工部尚書

史臣曰天寶之季盜起幽陵萬乘播遷兩都覆沒天祚土德寔生汾陽自河朔班師關西殄寇身扞豺虎手披荊榛七八年閒其勤至矣再造王室勲高一代及國威復振羣小肆讒位重懇辭失寵無怨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挾憾以報仇雠晏然効忠有死無二誠大雅君子社

稷純臣自泰漢已還勲力之盛無與倫比而睎曖於綴粗之中拔身虎口赴難奉天可謂忠孝之門有嗣矣

贊曰猗歟汾陽功扶昊蒼秉仁蹈義鐵心石腸四朝靜亂五福其昌爲臣之節敢告忠良

新書贊曰天寶末盜發幽陵外亂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義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存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略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破回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銜忍沮謀難中命方永東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乃光弼等畏偪不終而子儀完名高節爛然獨著福祿永終雖齊桓晉文比之焉稱唐史臣裴垍稱權傾天下而朝不忌功蓋一世而上不疑侈窮人欲而識者不之貶嗚呼誠知言其子孫多以功名顯蓋盛德後云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一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　　列傳十二

僕固懷恩

李懷光

梁崇義

僕固懷恩鐵勒部落僕骨歌濫拔延之曾孫語訛謂之僕固貞觀二十年鐵勒九姓大首領率其部落來降分置瀚海燕然金微幽陵等九都督府於夏州別爲蕃州以禦邊授歌濫拔延爲右武衛大將軍金微都督拔延生乙李啜乙李啜生懷恩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同正員特進歷事節度王忠嗣安思順皆以善格鬬達諸蕃情有統禦材委之心腹及安祿山反從郭

子儀討高秀巖於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于背度山下
抗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十五載進軍與
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
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
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
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賊又自拔而歸
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慴懼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
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駝馬肅宗雖仗朔方之衆將假
蕃兵以張形勢乃遣懷恩與燉煌王承寀使于回紇請
兵結好回紇可汗遂以女妻承寀兼請公主進首領隨

懷恩入朝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又襲破潼關賊將安守忠李歸仁自京率衆來援苦戰二日官軍敗績懷恩退至渭水無舟楫抱馬以渡存者僅半乃奔歸子儀於河東整其餘衆四月子儀赴鳳翔李歸仁以勁卒五千邀之於三原北子儀令急使懷恩及王昇陳迴光渾釋之李國貞等五將伏兵於白渠留運橋以待之賊至伏發歸仁大敗而走又從子儀戰於清渠不利歸於鳳翔及回紇使葉護帝得數千騎來赴國難南蠻大食之卒相繼而至肅宗乃遣廣平王爲元帥以子儀爲副而懷恩領回紇兵從之汝水

西京無汶水案回紇傳作澧疑當從回紇傳賊伏兵於營左懷恩引回紇馳殺之匹馬不歸賊乃大潰日暮懷恩謂王曰賊必弃城走矣請以二百騎馬追之縛取李歸仁田乾真安守忠張通儒王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追明而後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天下驍賊也驟勝而敗此天與我也柰何縱之不取若使得衆復爲我患雖悔無及大戰尚速何明日爲王固止之令還營懷恩又固請往而復返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等果逃又從王大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十二月封豐國公食實

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破安太淸下懷衞二州圍相州戰愁思岡凡經五月常爲先鋒堅敵大陣必經其戰勇冠三軍尋充都知兵馬使及李光弼代子儀懷恩又副之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摯又擒徐璜玉安太淸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其男瑒又以開府儀同三司從將兵於其軍每深入虜陣以勇敢聞軍中號爲鬬將懷恩爲人雄毅寡言應對舒緩而剛決犯上始居偏裨之中意有不合雖主將必詬怒之郭子儀爲帥以寬厚

容衆素重懷恩其麾下皆朔方蕃漢勁卒恃功怙將多爲不法子儀每事優容之行師用兵倚以輯事而光弼持法嚴肅法不貸下懷恩心憚而頗不叶上元二年從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不利肅宗以懷恩功高恩顧特異諸將至冬加工部尚書敕李輔國及常參官送上太官造食以寵之（副光弼守河陽攻懷州降安太清又子瑒亦善鬬以儀同三司將兵每深入多殺賊憚其勇號猛將太清妻有色瑒劫致於幕光弼命歸之不聽以卒環守復馳騎趨之射殺七人奪妻還太清懷恩怒曰公乃爲賊殺官卒耶光弼持法嚴少假貸初會軍汜水朔方將張用濟後至斬纛下懷恩心憚光弼自用濟誅常邑邑不樂及光弼與史思明戰邙山不用令以覆王師帝恩其功召入爲工部尚書寵以殊禮）代宗即位拜隴右節度未行改朔方行營節度以

副郭子儀其秋上使中官劉清潭請兵於回紇登里可汗登里已爲史朝義誘之傾國入塞衆號十萬關中騷擾上使殿中監藥子昻馳於塞上勞之遇於忻州先是肅宗以寧國公主下嫁於毗伽闕可汗毗伽闕可汗又以少子請婚肅宗以懷恩女妻之毗伽可汗死小子代立即登里可汗登里立以懷恩女爲可敦至是可汗請與懷恩及懷恩之母相見詔從之懷恩嫌疑不敢上因賜鐵券手詔以遣之即令其母便發懷恩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可汗大悅遂許助討朝義於是進兵歷太原汾晉營於陝州以俟期十月詔天下兵馬元帥雍王

爲中軍先鋒以懷恩爲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回紇兵馬赴陝州并令諸道節度一時齊進懷恩與回紇左殺爲先鋒觀軍容使魚朝恩陝州節度郭英乂爲後殿自澠池入陳鄭節度李抱玉自河陽入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自陳留入雍王留陝州懷恩等師至黃水賊徒數萬堅柵自固懷恩陣於西原上廣張旗幟以當之命驍騎及回紇之衆傍南山出於東北兩軍舉旗内應表裏擊之一鼓而拔賊死者數萬朝義領鐵騎十萬來救陣於昭覺寺賊皆殊死決戰短兵既接相殺甚衆官軍驟擊之賊陣而不動魚朝

恩令射生五百人下馬弓弩亂發多中賊而死陣亦如初鎮西節度使馬璘曰事急矣遂援旗而進單騎奔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之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朝義大敗斬首一萬六千級生擒四千六百人降者三萬二千人轉戰於石榴園老君廟賊黨又敗人馬蹂踐塡於尙書谷朝義輕騎而走懷恩乃進收東京及河陽城封其府庫獲僞中書令許叔冀王伷等承制釋之悉皆安堵懷恩留回紇可汗營於河陽乃使其子右廂兵馬使瑒北庭朔方兵馬使高輔成以步軍萬餘衆乘勝逐北懷恩常歷賊而行至於鄭州再戰皆捷進至汴州僞

節度張獻誠開門出降又拔滑州追破朝義於衛州僞睢陽節度田承嗣李進超李達盧等兵馬四萬餘衆又與朝義合據河來拒瑒連盤濟師登岸薄之賊黨悉奔長驅至昌樂縣東朝義率魏州兵馬來戰又敗走達盧來降賊徒震駭於是相州僞節度薛嵩以相衛州洺邢趙降於李抱玉高輔成倘文悊僞恒陽節度李寶臣以深恒定易四州降於河東節度辛雲京朝義至貝州又與僞大將薛忠義兩節度合瑒至臨清縣懼賊氣盛駐軍以候變朝義領衆三萬并攻具來攻瑒令高彦崇渾日進李光逸等設三伏以待之賊半渡伏發合擊而走

之其時回紇又至官軍益振瑒卷甲馳之大戰於下博縣東南賊背水而陣大軍衝擊而崩之積屍擁流而下朝義又走莫州於是河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薛兼訓兵馬使郝庭玉兗鄆節度使辛雲京會師於下博進軍莫州城下朝義與田承嗣頻出挑戰大敗而旋臨陣殺其僞尚書敬榮朝義懼自分萬餘衆投歸義縣留承嗣守城於是淄青節度侯希逸繼諸將同爲攻守凡月餘日瑒與高彥崇侯希逸薛兼訓等以衆三萬追及朝義於歸義縣交鋒而賊潰屬幽州節度使李懷仙送降款瑒頓兵於其境遣懷仙分兵追躡二年三月朝義至平

州石城縣溫泉柵窮蹙走入長林自縊懷仙使妻弟徐有濟傳其首以獻又降田承嗣之軍河北悉平懷恩乃與諸將班師先是去冬郭子儀以懷恩有平定河朔之功讓位於懷恩遂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仍加實封四百戶通前一千戶春又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食實封五百戶莊宅各一所仍與一子五品官高輔成太子少傅兼御史中丞充河北副元帥都知兵馬使加實封三百戶仍與一子五品官高彥崇太子賓客依舊朔方右廂兵馬使實封

二百戶莊宅各賜一所與一子五品官遂詔懷恩統可汗還蕃遂自相州西郭口趣潞州與回紇可汗會出太原之北懷恩初至太原辛雲京以可汗是其子壻疑其召戎閉關不報且懼可汗相襲不敢犒軍及還亦如之懷恩父子宣力王室攻城野戰無役不從一舉滅史朝義復燕趙韓魏之地自以爲功無以讓至是又爲雲京所拒懷恩怒上表列其狀頓軍汾州使裨將李光逸以兵守祁李懷光據晉州張惟岳據沁州高暉等十餘人自從會中官駱奉先使於雲京雲京言懷恩與可汗爲約逆狀已露乃與奉先厚結歡奉先迴至懷恩所其母數讓奉先曰爾等與我兒約爲兄弟今

又覩雲京何兩面乎雖然前事勿論自今母子兄弟如
初酒酣懷恩起舞奉先贈纏頭綵懷恩將酬其賜奉先
遽告發懷恩曰明日端午請宿爲令節奉先固辭懷恩
苦邀之命藏其馬中夕謂其從者曰向者責吾又收吾
馬是將害我也奉先懼遂踰垣而走懷恩驚遽令追還
其馬奉先使迴奏其反狀懷恩累表請誅雲京奉先上
以雲京有功手詔和解之懷恩遂有貳於我至七月改
元廣德冊勳拜太保仍與一子三品一子四品官幷階
仍加實封五百戶僕固瑒一子五品官加實封一百戶
仍賜鐵券以名藏太廟畫像於凌煙閣尋以瑒爲御史

大夫朔方行營節度懷恩以寇難已來一門之內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再收兩京皆導引回紇摧滅強敵而爲人媒孽蓄性獷戾怏怏不已乃上書自敘功伐曰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死生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靜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

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讐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姪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徧身況陛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末捐宮館之時臣頻立微効臣累霑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纘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

之明杜絕衆多之口特拔臣於洴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䰟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効錐刀之功上荅陛下再造之恩下展微臣犬馬之志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大原祗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復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卽被朝恩猜阻要爲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却迴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磬竭家產爲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辛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祗迎仍令潛行竊盜

蕃戎怨怒早欲相讐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
了迴至太原臣忝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
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
遣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疎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
謗讟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爲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
見抱玉祗迎回紇庶事用心懇稱家貧罄於公用又與
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回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
以充荅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賜便爲結
託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採聽流言
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

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
數軍兵圍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
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
國其罪一也臣男玢嘗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己旋
即弃逆歸順郄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衆且臣不愛骨
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
二女俱聘遠蕃爲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
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顧危亡
身先行陣父子効命志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
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

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旣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叶和回紇戡定兇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爲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干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旣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槁門以待斧鑕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劒於稽山唯當呑恨九泉銜寃千古復何訴哉復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寃鏡不遙頃者來瑱

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況來瑱功業
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復爲發臣弄權臣欲入
朝恐羅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
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
是臣不忠只爲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驗奉先詞情
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
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復敢言臣義切君臣志憂社稷
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干鼎鑊況今西有犬
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羣盜縱橫鄜坊稽胡草擾
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

航納賷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云與驃騎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爲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奬却信嫉妬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收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粮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爲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翦削狐疑數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

爲患梗命之寇將復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責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覩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託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藏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

無地九月上以回紇近塞懷恩又與辛雲京有隙上欲其悔過推心以待之恐其不信詔黃門侍郎裴遵慶使汾州喻旨且察其去就遵慶既至懷恩抱其足號泣而訴遵慶因宣聖恩優厚諷令入朝懷恩許諾副將范志誠說之曰公以讒言交構有功高不賞之懼嫌隙已成奈何入不測之朝公不見來瑱李光弼之事乎功成而不見容二臣以走誅（句有誤新書二臣功高不賞瑱已及誅）懷恩然之明日又以懼死爲辭許令一子入朝志誠又不可遵慶復命御史大夫王翊自回紇使還懷恩與可汗往來恐泄其事乃止之遂令子瑒率衆攻雲京雲京出戰瑒大敗

而旋進圍榆次朝廷患之先是尚書右丞顏眞卿請奉詔召懷恩上因以眞卿爲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往宣慰之眞卿曰臣往請行者時也今方受命事無益矣上問其故對曰懷恩阻兵是其反側明矣頃陛下避狄于陜郊臣方責以春秋之義云寡君蒙塵於郊敢不恭問官守當是時也懷恩來朝以助討賊則其辭順今陛下攘去犬戎即宮京邑懷恩進不勤王退不釋衆其辭曲必不來矣且明懷恩反者獨辛雲京李抱玉駱奉先魚朝恩四人耳自外朝臣咸言其枉然懷恩將士皆子儀部曲恩信結其心陛下何不以子儀代之喻以逆順禍

福必相率而歸耳上從之子儀至河中僕固瑒已爲朔方兵馬使張惟岳等四人斬其首獻於闕下懷恩聞之率麾下數百騎棄其母渡河北走靈武餘衆聞子儀到束甲來奔歸者數萬懷恩至靈武嘯聚亡命其衆復振上念其勳舊不欲罪功臣厚撫其家懷恩終不從其母月餘日竟以壽終子儀至河中瑒攻榆次未拔追兵於祁責其緩鞭之衆怒是夕偏將焦暉白玉等斬其首獻闕下懷恩聞以告母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訓汝不淺今衆變禍且及我奈何懷恩再拜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爲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中懷恩走乃與部曲三百北渡河走靈武稍稍引亡命軍復振帝念舊勳不加罪詔葬其母歸京師厚恤之以壽終又遥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餘並停是秋爲鄉導誘吐蕃十萬人寇涇邠州癸來

瑱之墓自序云俱遭放逐寇奉天醴泉郭子儀拒之而
退永泰元年上徵天下兵以防之懷恩又糾合諸蕃衆
號二十萬南犯京師遣吐蕃之衆自北道先寇醴泉奉
天任敷鄭庭郝德自東道寇奉先同州羌渾奴剌之衆
自西道寇盩厔鳳翔朝廷大駭詔遣郭子儀屯涇陽渾
日進白元光屯奉天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玉屯中
渭橋董秦屯東渭橋駱奉先李日越屯盩厔李抱玉屯
鳳翔周智光杜冕屯同州上親率六軍令魚朝恩屯苑
中下詔親征懷恩領回紇及朔方之衆繼進行至鳴沙
縣遇疾舁歸九月九日死於靈武部曲以鄉法焚而葬

之張韶代領其衆[案新書回鶻傳部爲懷恩囚死疑誤]爲徐璜玉所殺璜玉領其衆又爲范志誠所殺志誠領其衆回紇進寇涇陽諸軍堅壁不戰吐蕃相持二十餘日又聞懷恩死與回紇爭長莫敢先進遂大掠居人焚燒舍宇驅男女數萬而去所過踐禾穀殆盡回紇乃詣子儀降請擊吐蕃以自効子儀分兵隨之大破吐蕃於涇州界任敷又收走羌渾又多降於李抱玉懷恩逆命三年再犯順連諸蕃之衆爲國大患士不解甲糧盡餽軍適幸天亡而上爲之隱惡前後下制未嘗言其反及懷恩死羣臣以聞上爲之憫默曰懷恩不反爲左右所誤其寬仁如此閏

十月懷恩姪名臣領千餘騎來降大曆四年冊懷恩幼女為崇徽公主嫁回紇云

梁崇義長安人以升斗給役於市有膂力能卷金舒鉤後為羽林射生從來瑱於襄陽沉默寡言衆悅之累遷為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來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州與同列李昭薛南陽相讓為長不決諸將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為帥寶應二年三月崇義殺昭與南陽以協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以襄州處屢兵禍屈法含容姑務息人也歷御史中丞大夫尚書遂與田承嗣李

正己薛嵩李寶臣爲輔車之勢奄有襄漢七州之地帶甲二萬連結根固未嘗朝覲然於羣兇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禮貌最恭其地跨東南之衝數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所親嘗勸其來朝崇義曰吾本帥來公有大勳肅當上元中以閹豎讒譖逡廵稽召及代宗嗣位不俟駕行旋見誅族今吾釁盈而事久若之何見上建中元年淮西節度使李希烈數請興師討崇義崇義懼軍旅之事加嚴焉流人郭昔告其爲變崇義聞之請罪昔坐決杖配流命金部員外郎李舟諭旨以安之初劉文喜作難舟嘗入其城說利害文喜拘之會帳下

殺文喜而降四方反側者聞之謂舟必能覆軍殺將是以皆惡及舟至又勸其入覲言頗切直崇義益不悅二年春發五使宣諭諸道而舟復如荊襄崇義慮有變拒境不納上言軍中疑懼請換他使繇是益不安兇謀日深賓僚或有忠言沮勸多遭傷害時李兇方自疑阻朝廷將仗大信欲來而安之以示天下乃加崇義同平章事其妻子悉加封賞且賜鐵券誓之兼授其裨將藺杲爲鄧州刺史遣御史張著齎手詔徵之崇義益恐怖使持滿而受命藺杲奉詔書又不敢發馳詣崇義請命崇義益疑懼對著號哭不受詔由是徵四方兵使希烈統

擊之崇義乃發兵攻江陵以通黔嶺及四望大敗而歸遂屯襄鄧希烈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無遺噍旣而希烈統大軍緣漢而崇義使將翟暉杜少誠迎戰於蠻水希烈大破之復合於涑口又破之二將求降希烈受之使統本兵入襄陽號令以安百姓崇義領親兵老小閉壁將守者斬關爭出不可止其年八月崇義與其妻投井而死傳首闕下其親戚希烈皆戮之選其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崇義孫叔明養於李納後從劉悟爲昭義將從諫死逆進旌節有詔誅之

李懷光渤海靺鞨人也本姓茹其先徙於幽州父常爲

朔方列將以戰功賜姓氏更名嘉慶懷光少從軍以武藝壯勇稱朔方節度使郭子儀禮之益厚上元中累遷試太僕太常卿王右衙兵將積功勞至開府儀同三司爲朔方軍都虞候永泰初實封三百戶大厤六年兼御史中丞閒一年兼御史大夫加爲軍都虞候性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十二年以母憂罷職明年起復本官仍兼邠寧慶三州都將德宗即位罷子儀節度副元帥以其所部分隸諸將遂以懷光起復檢校刑部尚書兼河中尹邠州刺史邠寧慶晉絳

慈隰節度支度營田觀察押諸蕃部落等使先是懷光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建中初涇原四鎭節度使段秀實爲宰相楊炎所惡徵爲司農卿上將復城原州乃以懷光兼涇州刺史涇原四鎭北庭節度使時懷光挾私怨誅殺朔方舊將溫儒雅等數人涇州軍士咸畏之劉文喜因衆不欲遂以城叛詔朱泚與懷光將兵討平之加檢校太子少師二年遷檢校左僕射兼靈州大都督單于鎭北大都護朔方節度支度營田觀察鹽池押諸蕃部落六城水運使實封四百戶邠

寧節度等使姚故將馬燧李抱眞諸軍同討魏城未拔
朱滔王武俊皆反連兵救悅三年詔遣懷光統朔方兵
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悅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
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悅
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尋加同
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自是與滔等相持不戰明年十
月涇原之卒叛上居奉天朱泚僭大號遣中使馳告
河北諸帥懷光率軍奔命將屬泚淖懷光奮厲軍士遂
自蒲津渡河敗泚騎兵於醴泉直赴奉天前數日先遣
裨將張韶持表封蠟丸隨賊攻城乘間逾壍呼城上人

曰朔方軍使也乃以繩引上城而入比登堞身中數十矢時上在重圍中守拒益急既知懷光軍至令張韶號令於城上人心乃安懷光又敗泚兵於醴泉泚乃解兵還走入城懷光性麤厲疎愎緣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姦佞且曰天下之亂皆此輩也吾見上當請誅之杞等微知之懼甚或以告王翃翃等計懷光有大功上且訪以得失使其言入豈不殆哉遂告盧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泚收復京師不可許至奉天德宗從之懷光屯軍咸陽明日李晟會陳濤斜壁壘未具賊大至晟說懷光曰賊保宮苑攻之良難今敢離窟穴與公薄戰此天以賊賜公也懷光曰吾馬未秣士未飯可遽戰哉姑養吾勇以待之晟不得已閉壁不出數上表暴揚杞等罪惡上不得已爲貶

杞趙贊白志貞以慰安之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殺之懷光既不敢進軍遷延自疑因謀爲亂初詔遣崔漢衡使於吐蕃出兵佐收京城蕃相尚結贊曰蕃法進軍以統兵大臣爲信今奉制書無懷光名署故不敢前上聞之遣翰林學士陸贄詣懷光議用蕃軍懷光堅執言不可者三曰蕃舍人馬重英陷長安賀普貴其不焚爇今其來必肆循志一不可彼云引兵五萬旣用其人則向漢士倘邀我厚賞何以致之二不可虜人雖來後不先用勒兵自固以觀成敗王師勝則分功敗則圖變狡詐多端不可信三不可不肯署制詞且慢謂贊曰衛何所能與元元年二月詔加太尉兼賜鐵券遣李昇及中使鄧鳴鶴齎券喻旨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凡人臣

反則賜鐵券今授懷光是使反也詞氣益悖衆爲之懼時懷光部將韓遊瓌掌兵在奉天懷光乃與遊瓌書約令爲變遊瓌密奏之翼日懷光又使趣之遊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趣遊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須引避由是上遂幸梁州懷光遣將趙升鸞諜於奉天升鸞告渾瑊曰懷光遣達奚承俊火乾陵使我爲內應以脅乘輿瑊白發其姦請帝決幸梁州帝令瑊戒嚴未畢帝自西門出詔戴休顏守奉天懷光遣將孟廷寶惠靜壽孫福達輕騎趨南山欄料使張增遇之三人計曰吾屬以叛聞不如緩軍彼怒不過不吾將耳使增紿衆曰由此東吾有兒欄可食也廷寶等引而東縱卒大掠而百官遂入駱谷追帝不及還白懷光懷光怒悉罷其兵時李晟已移軍東渭橋懷光復劫李建徽楊惠元等軍移於好時其下

頗多攜貳先是朱泚甚畏之至是因欲臣之懷光虜劫無所得益疑懼不自安居二旬乃驅兵分爲部隊掠涇陽三原富平自同州往河中神策將孟涉段威勇自三原擁兵三千餘人奔歸李晟懷光不能遏韓遊瓌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戴休顏自奉天令於軍曰懷光已反乃令城守馳表以聞上於是授遊瓌休顏節度使乃除懷光太子太保罷其餘官其所管委本軍擇一人功高望崇者統之皆不奉詔四月懷光至河中遂偷有同絳等州按兵觀望李晟既收復京師上遣給事中孔巢父中使啖守盈持詔徵之懷光素服受命巢父乃

宣言於衆太尉軍中誰可領軍事者懷光左右皆胡虜因發怒亂持兵殺巢父及守盈自是繕兵益修守拒上還京師以侍中渾瑊爲河中節度副元帥將兵討懷光

度支欲罷其軍歲中禀賜帝曰朔方軍累有功豈以懷光拒命而衆不被恩耶詔所司別貯縑錢須事定乃給

瑊復破同州屯軍不進數爲懷光所敗時仍歲旱蝗京師初復經費不給言事者多請赦懷光時河東節度使馬燧威名素著乃加燧副元帥與瑊及鎮國軍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遊瓌鄜坊節度唐朝臣會兵同討懷光燧率師拔絳州至寶鼎慮懷光西走唐突京邑乃捨軍朝京師既還與瑊先自河東而降其驍將尉珪徐庭

光統諸軍以圍河中貞元元年秋朔方部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降燧其子璀刃其弟數人乃自殺懷光死時年五十七壽詔以男一人爲嗣賜莊宅各一所仍還懷光屍首任其收葬妻子並徙澧州五年又詔曰懷舊念功仁之大也興滅繼絶義之宏也昔蔡叔圮族周公封其子於東土韓信干紀漢后爵其孥於弓高侯君集之不率景化我太宗存其胤以主祀詳考先王之道洎乎烈祖之訓皆以刑佐德俾人嚮方則斧鉞之誅甲兵之伐蓋不得已而用也曩歲盗臣竊發國步多虞朕狩於近郊指期薄伐將振昆陽之旅以興涿鹿之功徵師未

達於諸侯衛士且疲於七萃而李懷光三軍夙駕千里勤王上假雷霆之威下逐虎狼之衆議功方始守節靡終潛構禍胎拒違朝命弃同即異捨順効逆為臣至此在法必誅猶示綏懷庶其率復而梟音益厲豨突莫遷大戮所加曾無噍類雖自貽伊戚與衆弃之而言念爾勞何嗟及矣以其前効猶在孤寃無歸懷之悅然是用悽軫予欲布陳大惠與以化成保合太和期於刑措宜以懷光外孫燕八八賜姓李氏名承緒授左衛率府胄曹參軍承懷光之後仍賜錢一千貫任於懷光墓側置立莊園侍養懷光妻王氏并備四時享奠之禮嗚呼朕

實不德臨於兆人泣辜宥罪素誠所志爾其保姓受氏宣力承家勉紹乃考之建國庸無若爾父之違王命初懷光授首其子璀瑗等皆死唯妻王氏在故上特捨其死及是又思懷光舊勳哀其絕後乃命承緒繼之

史臣曰僕固懷恩李懷光咸以勇烈行勞王家為臣不終遂行反噬其罪大矣然辛雲京駱奉先盧杞白志貞輩致彼二逆貽憂時君亦可謂國之蟊賊矣梁崇義既無令始又無善終與妻投泉何塞其咎

贊曰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懷恩懷光凶終一致崇義多姦國家所棄迷而亡歸自速其斃

新書贊曰懷恩與賊百戰闘宗死事至四十六人遂汎掃燕趙無餘埃功高威重不能防患凶德根於心弗得其所輙發果於犯上惜哉其母援刀逐賊烈婦人也懷光提萬衆振天子於難一爲讒人所沮忿戾不自還身首殊分然讒人亦可疾矣所謂交亂四國者也

唐書卷第一百七十二